

忻 州 文 史 资 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忻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八月

目 录

纪念元好问冥诞八百周年

- | | | |
|---------------|----------|-------|
| 元好问的一生 | 郝树侯 | (1) |
| 元好问传 | 金史本传 | (8) |
| 元好问在山西 | 姚乃文 | (10) |
| 元好问在河南 | 毛炳身 | (19) |
| 元好问在山东 | 姚乃文 | (32) |
| 遗山故乡情 | 降大任 | (40) |
| 元好问与他的忻州诗 | 王玉声 | (54) |
| 元好问与书法 | 李峭仑 | (58) |
| 元好问探乡行踪 | 降大任 | (61) |
| 元好问与史学 | 张博泉 | (66) |
| 元好问与金源史学 | (台) 孟繁举 | (80) |
| 一寸秋毫成野史(附图) | 胡全福 | (86) |
| | | |
| 元好问对忻州史实的曲解 | 司 薇 | (123) |
| 系舟山的遗憾 | 司 薇 | (126) |
| 元好问与崔立碑事的纠葛 | 元研会 | (130) |
| 元好问与蒙古国的关系 | 元研会 | (132) |
| | | |
| 元好问一家及其后裔(附表) | 胡全福 | (135) |
| 元陵碑碣石刻(附图) | 四春、迎端、权夫 | (140) |
| 野史亭碑铭实录 | 迎端、权夫 | (155) |

野史亭拓碑小记	陈巨锁(171)
元墓修葺始末	张南(174)
野史亭兴废小考	张南(178)
忻州始读遗山书	东方(183)
历代元陵守墓人	权夫(185)
遗山祠记	边寂(187)
福田寺记往(附图)	边寂(190)
元好问故乡纪行	贺新辉(194)

元氏家谱	元喜红提供(201)
元好问年谱种种	编者(206)
元好问年谱简编	陈沚斋(209)
元遗山年谱要编	降大任(214)
元氏著作藏目	元研会(232)
元遗山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大刀(238)

有关元好问生平答问	郝树侯(249)
关于元好问生平的几点订正	王玉声(250)
元严不是遗山妹	全福(252)
遗山与神山	元研会(253)
两个郝天挺	边寂(256)
话说“拓跋魏”	忻仁(254)
“元好问传”将出版	元研会(231)
日本的元好问研究	元研会(255)
编后记	(257)

元好问的一生

郝树侯

元好问是忻州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今年是他八百年诞辰，我们开会纪念，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盛事。

元氏原系拓跋氏，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姓为元。北魏灭亡后，它的一部分子孙，落籍在河南汝州。元好问的祖先，在五代以后，从汝州迁居山西平定。他的高祖谊，在北宋宣和年间，官忻州神武军使，到他曾祖春，就从平定移家忻州，从此就成忻州人了。他的曾祖做过北宋的隰州团练使，祖父滋善，做过金朝的柔服丞。父亲德明，隐居不仕，长于做诗，著有《东岩集》。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就过继给他叔父元格，元格作过好几任县令。他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封建士大夫官僚家庭里。

元好问年五岁跟他叔父元格在掖县（今山东掖县）任上，八岁学做诗。十四岁元格调任陵川（今山西陵川县）令，他又跟着到陵川，在郝天挺门下学习六年，打下了学问的基础。年十九，元格官陇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他又跟到任上，因参加秋试，在长安留居了八九个月。二十一岁的春天，元格病逝陇城，他扶护灵柩回到忻州原籍。在青少年时代，他自己承认沾染了贵公子的习气，以饮酒为乐。

时代是产生作家的重要因素，而在同一时代，各个作家的

风格面貌却不能一模一样，及至一个作家的风格面貌也会有前期后期的不同，这又跟每个作家的遭遇、思想以及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我们从这一角度观察元好问的一生，可以分作五个时期。

一、避乱流亡

(公元一二一三——一二一七年)

金宣宗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公元一二一三年）八月，蒙古军的一支，循太行山南下，侵扰河东（今山西）全境，忻州也受到波及。二年三月三日蒙古军屠忻州城，死者十万余（《中州集·王万鍾传》）。元好问的哥哥好古，也就在这时候遇害。四年二月，蒙古军围太原，这年五月，元好问在风声鹤唳的紧迫情况下，携带着自己的母亲和一部分藏书，冒着炎暑，冒着几千里的风尘，流亡到河南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宜阳县三乡镇）。刚到三乡，由于蒙古军进攻潼关，他又作了短期的避乱。在这五年当中，作为一个青年诗人的元好问，眼看到自己的国家遭受到空前的灾难，自己挟着国难家仇的沉痛心情，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因而在他诗里，突出地流露着对敌人入侵的憎恨（如《石岭关书所见》），对家乡沦陷的怀念（如《八月并州雁》、《春日》等），而发出仇恨战争的呼声：

干戈几蛮触，宇宙日流血，鲁连蹈东海，夷齐采薇蕨！

——《箕山》

另一方面，在生活稍稍安定之后，他就从事于诗文的深刻探索，在这时期写成一部论文章的《锦机》一卷（今佚）；完成了一篇不朽的创作——《论诗三十首》。

二、家居登封

(元元一二一八——一二二六年)

兴定二年（公元一二一八年），元好问从三乡移家登封，并在昆阳（今河南叶县）的后湾，置田买宅，过起中小地主的生活。他在登封住家，前后共达九年之久。虽然以后中了宏词科，充国史院编修官，也还是单身留住汴京，他的家始终没有移动。在国史院工作，他并不感到满意，所以仅仅干了二年，仍旧回到登封，写他的《杜诗学》（今佚）。

家住登封时，他开始参加一部分劳动生产：

今年得田昆水阳，积年劳苦似欲偿，邻墙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秫稻亦良，已开长沟掩鸟芋，稍学老圃分红姜。

——《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

在农民和地主的支持下，他从事于麦子的播种和经营：

借地乞麦种，徼幸今年秋，乞种尚云可，无丁复无牛。田主好事人，百色副所求，日今日兮三百斛，宽我饥寒忧。

——《麦叹》

由于参加生产劳动，他自然跟农民接近，体验了农民生活，所以在他的诗里，出现了比在他以前和与他同时的诗人们广阔的题材，如《驱猪行》描写农民跟损害生产的豪猪作斗争，《食榆荚》欣赏榆荚的甘苦，所以他常说：

书生如老农，苦乐与之偕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惟其如此，他对于当时社会上一般人所追逐的名利、荣辱，比较看得淡泊一些。如：“利端始萌芽，忽复成祸根，名

虚卖实祸，将相安足论”（《饮酒》），“人生要适情，无荣复何辱”（《隐亭》）。当然，这种思想，不可否认要受陶渊明一定的影响，因为在他诗里，屡屡提到：“蹉跎匡山游，烂漫彭泽酒，慨然千载上，怀我平生友”（《虞乡麻长官成趣园》），“诗中自合爱渊明”（《和仁卿演太白诗学》）表示自己对陶的推崇。

三、三为县令

（公元一二二六年——一二三一年）

元好问于金哀宗正大三年（公元一二二六）的秋天，任镇平（今河南镇平县）令，但到任不久，就离职了。正大四年为内乡（今河南内乡县）令，第二年因丁母忧罢官，十月间，出居该县的白鹿原。他在这里住了三年，直到正大八年服满，才出任南阳（今河南南阳）令。在南阳仅仅几个月的工夫，就内调尚书省掾。从此移家汴京。

长期地居住在豫西农村的元好问，他已不自觉地意识到金末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所以一上任，主观上总想解除一些人民的痛苦缓和阶级矛盾。如在内乡时写道：

民事古所难，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无毫厘。汝乡之单贫，宁为豪右欺？聚讼几何人？健斗复是谁？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东州长官清，白直下村稀，我虽禁吏出，将无夜叩扉？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

——《宿菊潭》

他注意到豪绅、恶霸、污吏们对人民危害的访察，不失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有良心的官员。但在事实上，当时县令的唯一任务，就是催租，无论在镇平、在内乡，统统一样。因之，他便愤慨地说：

劝农冠盖已归休，了却逋悬百不忧。

——《镇平书事》

催科无政堪书考，出来何人与佐军？

——《内乡县斋书事》

就在内乡闲居的时候，他写成了《东坡诗雅》（今佚）。

四、“家亡国破”

（公元一二三二——一二三八年）

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一二三二年），蒙古军两次围攻汴京，这时元好问任左司都事，过着“围城十月鬼为邻”的生活。这年十月，哀宗出城渡河，二年春金守将崔立，开城投蒙古。四月间，他就随同金朝的官僚一齐被蒙古军羁管聊城（今山东聊城）。蒙古太宗七年（公元一二三五年），由聊城移居冠氏（今山东冠县），从此在冠氏住了四年。

在这几年期间，参于国家机要者之一的元好问，亲眼看到外来压迫者的屠杀掠夺，本国统治者的腐化无能以及祖国的灭亡，人民的劫运，更加上自己阶下囚的际遇，他的感情激动，内心蕴藏着无比的愤慨，在他诗篇里，充满着强烈的反征服、爱祖国的情调。当然，他的爱国思想，仍然不能脱开封建士大夫“忠君爱国”的限制。试举他的七律为例：

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

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

——《车驾东狩后即事》

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

——《眼中》

只知满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清人赵翼说：“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这也就是说，元好问处于外来征服者的蹂躏之下，饱尝了国破家亡的滋味，所以他写出的诗，沉挚悲凉，继承了杜甫诗的爱国主义传统。

当他生活极端困颠，处在“六年河朔州，动辄得谤讪”（《别李周卿》）的环境里，他还编成一部《东坡乐府集选》（蒙古太宗八年完成，今佚）。

五、晚年生活

（公元一二三九——一二五七年）

蒙古太宗十年（一二三八年）八月，元好问从冠氏携家眷起程返家，十一年夏回到故乡忻州。从此以后，他抱着“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衰年那与世相关”（《己卯端四日感怀》）的态度，决心摆脱政治，隐居系舟山下，过起遗民生活。他时刻不忘故国，立志要完成金史的著述，认为“国亡史作，己所当为”。由于得不到金朝的实录，便经常往来四方，搜集史料，在自己家乡，建了野史亭，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虽然他终未能修成金史，但他多年辛苦搜集的资料和他已编成的《中州集》和《壬辰杂编》（今佚），却为后来元代修纂金史提供了极其重要而宝贵的资料。今存的《中州集》及所附《中州乐府》，收诗一千九百八十余首，作者二百四十余人；收词一百十五首，作者三十六人。他编辑的目的在于以诗存史，保存金代的文献和史实。是一部研究金代文学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

金亡以后，元好问独步文坛，蔚然一代宗师，四方碑板铭志多出其门。蒙古宪宗七年元好问逝世后，严忠杰刊其遗稿为《遗山集》四十卷。《遗山集》中诗赋之外有碑铭表志百篇，

记序杂作达百篇以上。其中，碑铭表志大部分是金朝有关政局的达官贵人或名流硕彦；记序杂作，也反映了金元社会的一些现实情况。有人说：“遗山笔力奇伟，吸纳万流，遗集四十卷，与《金史》相为表里”（郭象升：《古文学家别集类案》），这是很客观的评价。元好问遗留到今天的著作，有下列几种：

①《元遗山先生全集》——清光绪七年忻州读书山房刻本。含遗山先生文集40卷，元遗山先生新乐府4卷，续夷坚志4卷、并附凌辑年谱、翁辑年谱，后又增李辑广年谱卷上下。搜罗全备，最便研读。

②《中州集》——汇集金诗史，诗人，诗选为一书，是一部带有创造性的著作。

③《唐诗鼓吹》10卷——选录李白、杜甫、柳宗元等九十六家的七言律诗五百八十几首，而具独特的眼光——钱谦益说是录取高华鸿朗、激昂痛快的篇什。大约是元好问平日论诗的讲义由其弟子郝天挺记录加注的。

元好问生长在金朝，热爱本朝，舍家南逃，是爱国行为的表现。可贵之处，是他谋生有术，善于求田问舍，从事农田操作，自己盖起房屋，到处搞别业。年六十岁，还在获鹿卖书买得吕氏园，即所谓“鹿泉新居”。六十八岁，病逝于获鹿寓所。他这些行事，和封建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技”显然两样。总括他一生，诗的成就最大，史的成绩也不小（连他的碑铭表志碣一类文章都是金史的第一手资料）；政治活动尤其是晚节，至今还留着尾巴——后人评论，说东说西不同。

现在，忻州西张乡元家山村还有元好问的后代。元好问坟墓（人称五花坟）和后人重修的野史亭，都在忻州韩岩村元氏先茔。定襄县神山村还有他早年读书的遗址。

（本文作者系山西大学教授）

元 好 问 传 (元德明传附)

金史本传

元德明，系出拓跋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读书，口不言世俗鄙事，乐易无畦畛，布衣蔬食，处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饮酒赋诗以自适，年四十八卒，有《东岩集》三卷。子好问，最知名。

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

中兴定五年第，历内乡令。正大中，为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

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削，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机》一卷、《诗文自警》十卷。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

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阻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玉辰杂编》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摘自《金史》一百二十六卷·列传第六十四，
文艺下)

元好问在山西

姚乃文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山西省忻州人。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文学家。

元好问所以能够取得杰出的文学艺术成就，与他的身世和经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生活在金朝濒临灭亡的变乱多事之秋，几乎一生都在颠沛流离、困扰窘迫的岁月中度过。笔者按照知人论世的原则，着重对元好问在山西的行踪及其创作活动作粗略的述评。

据《金史·文艺传》本传与郝经《陵川集·遗山先生墓铭》记载，元氏一族本出自鲜卑族拓跋氏。西晋时，鲜卑族各部先后在今华北及西北地区建立政权，拓跋猗卢入居代郡（今山西代县）受封为代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改姓为元。北魏灭亡以后，元氏一族落籍汝州（今河南省汝县），唐代著名诗人元结即元好问的远祖。五代时，元氏的一支迁居平定（今山西省平定县），北宋末年，又自平定迁居忻州，至此，元氏这一支才在忻州定居下来。

元好问出生于金章宗完颜景明昌元年（1190）。生父元德明，因曾在忻州东岩福田寺读书，故自号东岩居士。《金史·文艺传》说他：“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饮酒赋诗以自适，年四十八卒”，生平多所著述，有《东岩集》三卷。元好问的叔父元格，曾于山东掖县、河北冀州做过官，后任陵川令，再任显武将军、凤翔府路第九处正将、兼行陇城县令、骑都尉，

致仕。元格无子，所以元好问“以始生之七月，出继叔氏陇城府君”（《南冠录引》）。

元好问自幼聪慧过人，他四岁时便开始读书。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说：“先生七岁能诗，太原王汤臣称为神童。年十一，从其叔父官于冀州，学士路宣叔尝其俊爽，教之为文”。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叔父任陵川（今山西省陵川县）令。当时，陵川有一位名望很大的学者兼教育家郝天挺，字晋卿，辟馆授业，延揽生徒。元好问从其学习六年，到二十岁时才完成学业。郝天挺是一位不慕虚名，重视真才实学的教育家，他教学生不重举业，有人讥讽他，他便开诚布公地说：“吾正不欲渠为举子尔，区区一第，不足道也。”就是在这样一位好老师的培养与指授下，好问“肆意经传，贯串百家，六年而业成”，学到了扎实的学问，奠定了坚实的文化修养的基础。郝天挺非常赏识元好问的才华，师徒之间时有和诗赠答。这一时期，他还学习时文，在《南冠录引》中自云：“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可见他学习的知识面是比较广博的。

在《迈陂塘》（即《摸鱼儿》）词题序中他说：“太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按太和五年为公元1205年，是年他十六岁，当由陵川赴试并州，大约是参加乡试。大安二年，他的叔父任陇城（今甘肃省秦安县）令，到任不久即患疾而歿，是年他扶护着叔父的灵柩回到山西忻州故乡，在《南冠录引》中他说：“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护还乡里，时予年二十有一矣。”大约在他二十二、三岁时，曾入太原学舍读书，并且在此期间由并州赴当时金朝的中都燕京参加会试，《两山行记》中云：“予二十许时，自燕都试，乃与客登南楼”。南楼在今山西代县境内，可知元好问赴试回来曾路过这里。

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蒙古太祖成吉思汗率兵大举伐金，先后攻取抚州和宣德府，接着占领居庸关，并乘胜围攻中都燕京，同时袭取了东都辽阳。至宁元年（1213），蒙古军又分兵三路南下，其右路军循太行山进攻，接连攻占了河东（今山西全境）许多州县。宣宗贞祐二年（1214）三月三日，蒙古军队攻破忻州屠杀民众十余万人，元好问的长兄元好古即死于这次屠城之难。这年五月，金宣宗被迫迁都汴京，黄河以北地区战乱频仍，已无安宁的日子，人民经常要躲避蒙古军队的骚扰和掠夺。元好问在《南冠录引》中说：“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阳曲秀容之间，岁无宁居。”在阳曲北山的羊谷避兵时，他写了《题石龛》一诗，表现了他当时的困厄处境和悲愤心情。

在诗的自注中他说：“由州入府，避骑兵夺马者，多由此路。”可见这是由忻州到太原的一条比较偏僻而却安全的通道，作者多次避兵取行此道，反映了当时的动乱现实。

由于家乡“岁无宁居”，他计划南迁。在《与聰上人书》中他说：“甲戌岁，南渡河，年二十有五”。他这次去河南，大约是做一些移家迁居的安排和准备工作。公元1215年，蒙古军队攻破中都燕京，次年二月，又围攻太原。在这种风声鹤唳、形势紧迫的情况下，这年五月他携带着家眷和一部分书籍，由忻州出发，经太原，取道虞坂（今山西平陆县），涉三门峡渡过黄河，流落到河南三乡镇（今河南省宜阳县三乡镇），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四年的异乡漂泊，出仕入朝，被掳受羁的坎坷生活。

总上所述，元好问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山西的忻州家乡、山西的陵川和太原等地生活度过的，他虽然七岁便会写诗，并被誉为神童，然而由于其少年时代的诗作不

多，故无法窥见全貌。青年时代的元好问亲眼看到了蒙古军残暴的屠杀，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和深重灾难，以及国家存亡的危机，经历了动乱流离的生活，激发了热爱祖国，反对民族压迫，忧国忧民，渴望安定的热情。这个时期他所创作的诗歌，主要是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和思想感情，字里行间洋溢着悲怆慷慨，豪健英俊的气慨。如他早期写的《石岭关书所见》云：“轧轧旗车转石槽，故关犹复戍弓刀。

连营突骑红尘暗，微服行人细路高。

已化虫沙休自叹，厌逢豺虎欲安逃？

青云玉立三千丈，元只东山意气豪。”

这首诗虽然以描写战乱的景象为题材，但却没有流露出怯懦的眼泪，而是表现出一种凌云挺立、不可凌犯的豪壮英爽之气。

青年元好问强烈的反屠杀、爱家乡的思想，在他的《过晋阳故城书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这是一首怀古诗，写于诗人携家南渡路过太原时，当时蒙古军队正围攻太原，诗人登临悬瓮山（在太原市西南二十五公里处，晋水发源于此，晋祠建在山麓），怀古伤今，感慨万端，以饱蘸着深情的笔触，描绘了晋阳故城雄伟的姿态，秀丽的景色，满怀着燃烧的怒火，指斥和谴责了赵宋统治者焚毁晋阳故城，残害人民的罪行，歌颂了晋阳人民的斗争精神。其实，这是直接对蒙古军的谴责，表现了诗人仇视战争、反对暴力的思想，以及向往承平盛世的强烈愿望。全诗写得苍凉悲壮，沉郁激昂，感情真挚，气势豪放，是一首怀古诗的杰作。

在南渡途中，元好问还写了一首抒发豪情壮怀的咏志诗《并州少年行》，诗中表明他的抱负是率领千军万马抗击征伐者，驰骋疆场，早晨从汉大将周亚夫驻军的细柳出发，晚上便进击到边防重陲的朝那。他说人生应当象张骞、付介子那样为